



丹鉛續錄

楊慎著

本館據寶顏堂秘
笈本排印初編各
叢書僅有此本

丹鉛續錄序

信信也。疑疑亦信也。古之學者成于善疑。今之學者。盡于不疑。談經者曰。吾知有朱而已。朱之類義可精義也。言詩者曰。吾知有杜而已。杜之竄句亦秀句也。寧爲佞。不肯爲忠。寧爲僻。不肯爲通。聞有諧二氏者。輒欲苦之。甚則鄙之。如異域而仇之。如不同戴天。此近日學之竺羅沈痼也。是何異史誦言而豎傳令也。焉用學爲哉。慎少於藝林。喙硬而力慙。有疑義。未之能以蓄也。有狂言。未之能以藏也。天假我以暮齡。逸我以投荒。洛誦之與居。而副墨之爲使。丹鉛之研。點勘之餘。既錄之。又續之。靳以解俗懸而逃疑網耳。拘方者既駭驚。而徑庭之學步。大方者復拾腐語以曉曉曰。是玩物喪志。則斯錄也。奚翅覆瓿棄哉。噫。頂門之竅露。堂堂無藏。腳根之機活。鱗鱗無滯。佛氏尙有斯人之徒。而吾徒寧無斯人乎。

嘉靖丁酉冬十一月朔日升菴楊慎書于高饒別業之朝暉軒

丹鉛續錄經說卷之一

新都楊 慎著

易二十條

雲從龍風從虎

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。雲出則龍必從之。風出則虎必從之。猶曰龍從雲。虎從風也。今按此說甚異。諸家而理至。凡龍起必雲。而謂龍能致雲。非也。虎出必風。而謂虎能致風。非也。猶蟻徙必雨。乃雨氣感蟻。蜥蟻聚必雹。乃雹氣感蜥蟻。謂蟻能雨。蜥蟻能作雹。可乎。古人多倒語成文。後人不達。便成滯義。古樂府云。虎嘯谷風起。龍興景雲浮。無怪乎今之誤也。

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

漢書谷永傳引此。又孟康註云。膏者所以入人肌膚。爵祿亦所以養人也。小貞。臣也。大貞。君也。遭屯難饑荒。君當開倉廩。振百姓。而反吝。則凶。臣吝。則吉也。

鶴山魏氏云。周禮有大貞。謂大卜。如遷國立君之事。貞不謂正也。

今按二家皆古說也。本義謂處大事雖正亦凶。是聖人教人不正也。易爲君子謀如是乎。

需于沙衍在中也

衍。寬平之地也。左傳地名有昌衍。漢書地名有廊衍。衍之文亦承需沙爲義也。孟喜易文辭作需于沙。

衍。

位正當也。

毛晃云。易當位不當位。皆作平聲讀。俗作去聲。誤。

今按小象如位正當也。叶大有慶也。位不當也。叶陽不長也。毛晃之言良信。

地中有水師。

古者治野。夫間有遂。遂上有徑。十夫有溝。溝上有畛。百夫有洫。洫上有塗。千夫有澮。澮上有道。萬夫有

川。川上有路。無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。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。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。其

詳具六韜農器篇。

塞利西南不利東北。

劉子新論。利西南就土順也。不利東北登山逆也。

以杞包瓜。

太玄蒼木維流。厥美可以達于瓜苞。

帝乙歸妹。

帝乙般之賢君。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。罔不明德慎罰是也。史記云。帝乙時。殷道益衰。此背經之說也。後世注易者。因史記之言。遂以帝乙爲成湯。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。信史而疑經。其蔽有如此。

者。嗚呼。一代之君。聲迹豈微乎。其善惡之名。傳信傳疑。一彼一此。況史之記錄。一人一事之得失。可盡信乎。

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

今文作序。陸德明曰。虞翻本序作象。呂東萊曰。作象乃與下義合。象者。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也。日月運行一寒一暑

日在牽牛則寒。東井則暑。牽牛水宿。遠人故寒。東井火宿。近人故溫也。星經說

悔吝者憂虞之象也

或曰。虞。度也。非也。憂則悔矣。度何以吝乎。古字虞與娛同。孟子曰。窮者之民。歡虞如也。戰國策。顏觸云。晚食以當肉。安步以當車。無事以當貴。清淨貞固以自虞。注。虞。娛同。毛詩小序。以禮自虞。漢書郊祀歌。神嘉虞。又合好效。歡虞太乙。魏相傳。君安虞而民和睦。

冶容誨淫

冶。銷也。遇熱則流。遇冷則合。與冰同志。故冶字從冰。女之媚艷。亦令人銷神流志。故美色曰冶也。三蒼。立成器以爲天下利

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。朱子本義云。立下疑有缺文。蓋使人深考而自得之也。

闔戶之謂坤

朱子曰。先言坤者。由靜而動也。魏鶴山云。周易備三易之義。闔戶之謂坤。卽歸藏終萬物。始萬物。盛乎民。卽連山也。

垂衣裳而天下治。蓋取諸乾坤。

易大傳。制器尙象。取諸離。取諸益。取諸噬嗑。取諸乾坤。取諸渙。取諸隨。取諸豫。取諸小過。取諸睽。取諸大壯。取諸大過。取諸夬。凡十三卦。而乾坤合爲一而不分。朱漢上云。上古衣裳相連。乾坤相依。君臣一體也。至秦始取衣裳離之。而尊君卑臣。上下判隔。豈非服妖之大乎。昔人謂禮失求諸野。今獠川苗塞。多衣統裘。上下相連。猶是古法。字書作帔裙。解云。南夷關頭衣也。

數往者順。知來者逆。

安公石作易。此解極爲超邁。自唐宋諸儒。未有是說也。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。而終未能自決之也。公石之說曰。天下之事。數往者順。知來者逆。易爲知來而作。故其數。逆數也。數往者順。蓋因下句而並舉之。非爲易有數往之順數也。公石與經妙契。超詣有如此。趙子崇爲予言此。惜未見其全也。子謂解聖賢之經。當先知古人文法。古人之文。有因此而援彼者。有從此而省彼者。子謂顏淵曰。用之則行。舍之則藏。顏子固未嘗用也。易曰。樂則行之。憂則違之。潛龍固未有所謂行也。治則進。亂則退。伯夷固未嘗進也。皆因此而援彼也。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。稷未嘗三過門也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。禹未嘗躬稼也。潤之以風雨。風無潤也。暖之以日月。月無暖也。沽酒市脯不食。酒非可食也。左傳曰。馬牛

皆百匹。牛不可言匹也。玉藻云：大夫不得造車馬，馬不可言造也。皆從此而省彼也。故必曉古人文法，而後可以解聖賢之經。噫！安得起公石于九泉而語此哉！

慎謂易畫自下而上，圖自右而左。故曰逆數。凡上下下曰順，下上上曰逆。左徂右曰順，右徂左曰逆。史稱伏羲太昊氏，太昊春也。邵子以易配春，大戴禮言伏羲氏以木德王，畫卦自下而上，即木之自根而幹，幹而枝也。其畫三木之生數也，其卦八木之成數也。重卦亦兩其三，八其八爾。木行春也，春貨四時，木德仁也。仁包四端，伏羲所以爲羣聖首，而易爲五經之源乎。

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

坎中一畫，卽心體。故八卦惟習坎有孚，惟心亨。心居中虛，于坎可見。然心腎皆屬坎，水火未嘗離也。今人以素問所載坎離爲心腎，在易坎言心亨，又言心病于木，亦爲堅多心，而離不言心，何也。愚謂中孚象傳：柔在內而剛得中，柔在內者中虛，信之本也。先儒云：天下惟一無對，惟中無對。坎離無對，中也。乾坤無對，一也。中孚無對，以其似離。小過無對，以其似坎。又曰：中孚是大底離，又曰：中孚是雙夾底離。以此推之，離雖不明言心中虛之義，該之矣。

易坎爲心，離亦爲心。坎中實，心之體。離中虛，心之用。宋儒所謂有主則實，無主則虛也。坎爲耳，離亦爲耳。鼎黃耳，噬嗑上爻滅耳，象傳云：聽不明也。聽之不明，視之不聰，耳目同用也。列子所謂能以耳視而目聽，此非深于易者孰能知之。

艮三爻厲薰心。卽心病也。以其互卦有坎。素問。金在志爲憂。水在志爲恐。恐則甚于憂。故爲加憂。訟之有孚窒惕中吉。卽加憂也。加憂卽心病也。艮之厲薰心。以互體有坎也。水藏在腎。開竅于耳。而水在志爲恐。恐則傷腎。故爲耳痛。氣陽運動常顯。血陰流行常幽。血在形。如水在天地間。故坎爲血卦。王萬里時患耳痛。魏文靖公勸以加青鹽鹿茸煎雄附爲劑。且言此藥非謂虛損。易中坎爲耳痛。是經中已著病證矣。竟餌之而良愈。愚謂深明乎易。不必讀素問及五運六氣。可以爲醫矣。昔人乃云注本草誤。殺人。而注易誤。無害。豈知此理哉。

爲心病

莊子云。上而不下。則使人善怒。下而不上。則使人善忘。不上不下。中身當心。則爲病。

或問坎爲心亨。而此曰心病。何其反。曰。有孚則心亨矣。加憂則心病矣。心一也。顧用之何如耳。孚之亨也。是盈科而進也。成章而達也。泰宇定而天光發也。憂之病也。是孟所謂飢渴害心者也。爲心之茅塞者也。莊所謂萬物鏡心也。爲性之葦雀者也。又曰。天之穿之。日夜無降。人則顧塞其竇。其加憂之說乎。又曰。室無空虛。則婦姑勃谿。心無天遊。則六鑿相攘。其心病之說乎。故曰。心常實以理。不當實以欲。又曰。心欲有所主。不欲有偏主。噫。盡矣。哲矣。

致飾然後亨

鄭玄昔亨獻之亨。許兩切。

井道不可不革

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。立秋浚井改水。冬至鑽燧改火。改水。卽井道之革也。

書七條

日中星鳥以殷仲春

昔有人問柳仲塗曰。朱鳥者。南方之宿。以主于夏也。既觀其星。以正其候。則龍星乃春之星也。春主于東方。可觀之以正其候也。今不曰日中星龍。何也。仲塗曰。歲周其序。春居其始。四星各復其方。聖人南面而坐。以觀天下。故春之時。朱鳥之星當其前。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。

慎按柳氏之說。超古注疏矣。然猶未盡也。殷之爲言正也。正卽正朔也。故春頒春朔。夏頒夏朔。秋頒秋朔。冬頒冬朔。所謂四殷者。卽四朔也。皆敬天時而勤民也。故下文遂言民事。厥民析者。冬寒無事。並入室處。春事旣起。丁壯就功。重春耕也。厥民因者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。急夏芸也。厥民夷。老壯在田。與夏平也。及秋收也。厥民隩。民改歲入此室處。以辟風寒也。謹冬藏也。此皆勤民事也。今之蔡傳。但云驗氣之和。驗氣之平。是平居無事。觀物隱居者之養生月覽耳。不待帝堯欽若曆象。不待羲和寅賓敬致也。觀尙書。所以不可廢古注歟。或問楊子曰。子于諸經。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。何哉。答之曰。宋儒言之精者。吾何嘗不取。顧宋儒之失。在廢漢儒而自用己見耳。吾試問汝。六經作于孔子。漢世去孔子未遠。傳之人雖劣。其說宜得其真。宋儒去孔氏千五百年矣。雖其聰穎過人。安能一旦盡棄舊而

獨悟于心邪。六經之奧。譬之京師之富麗也。談京師之富麗。河南山東之人。得其十之六七。若雲南貴州之人。得其十之一二而已。何也。遠近之異也。以宋儒而非漢儒。譬雲貴之人。不出里閭。坐談京邑之制。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。其不爲人之貽笑幾希。然今之人。安之不怪。則科舉之累。先入之說。膠固而不可解也已。噫。

和夷底績

西傾因桓是來

古和桓華同音。和夷底績。卽西傾因桓之桓。見水經注。桓檀卽和表。和表又轉爲華表。見漢書。桓東少年場注。桓譚新論。隋志作華譚。

厥篚織文

九州要記云。睢渙之間出文章。天子郊廟御服出焉。所謂厥篚織文也。述異記。睢渙二水。波文皆若五色。其人多文章。故名績水。文選陳琳書云。遊睢渙者。學藻績之綵。杜詩。衣冠迷適越。藻績憶遊睢。

陽烏攸居

日之行。夏至漸南。冬至漸北。鴻雁南北。與日進退。隨陽之鳥。故稱陽鳥也。

九河

鄭玄云。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。今河間。今高以東。至平原高津。往往有其遺處。春秋緯寶乾圖云。移河

爲界在齊呂。填閉八流以自廣。言閉八流。拓境塞其東流八枝。并使歸于徒駭也。是曲防之禁。桓自犯之。又爲百世之害。由于重好利。輕變古也。宋王安石欲泄梁山泊之水以爲田。則又愚矣。道荷澤被豕豬。

闕駟十三州記曰。不言入而言被者。明不常入也。水盛方乃覆被矣。王朝步自周。

大夫不徒行也。何以步也。黃公紹曰。步步輦也。謂人荷而行。不駕馬也。茲說吾取之。詩二十八條。

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。詩大序。

文選呂向注云。哀蓋字之誤也。哀當爲裏。謂中心念怨之也。余舊疑哀字之難解。見呂說乃豁然矣。詩曰一發五豝。吁嗟乎騶虞。

騶者。天子之囿也。虞者。囿之司獸者。天子佐興十乘。以明貴也。貳牲而食。以優飽也。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。所以復中也。人臣于是所尊敬者。不敢以節待。敬之至也。甚尊其主。敬慎其所掌職。而忠厚盡矣。作此詩者。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。賈誼新書。

此詩說與毛氏異。漢世詩始萌芽。惟尙齊魯二家。韓氏晚出。毛氏最晚。此蓋魯說也。燕燕于飛。參差其羽。

師曠禽經曰。烏向飛背宿。燕向宿背飛。此物理也。故莊姜以爲送歸妾之比。

考盤在澗

澗。按韓詩作干。章句云。地下而黃曰干。又水曲曰干。江干長干是也。況干與寬爲韻自協。

蒹葭蒼蒼白露爲霜

王度記曰。天子鬯。諸侯薰。大夫芷蘭。士蕪。庶人艾。蒹葭者。士之贄也。

四月秀萋

詩注。物成自秀萋始。

劉向說苦萋也。徐鉉曰。狗尾草也。爾雅。萋繞棘宛。注。今遠志。嚴氏詩緝曰。四月陽氣極于上。而微陰已

胎于下。萋感之而早秀。

怒如調飢

調。韓詩作朝。薛君章句云。朝飢最難忍。其義晰矣。毛詩作調。本屬魯魚。而鄭氏求其說而不得。乃云調音稠。又改字作調。調飢也。如飢也。調飢也。三者均之不通也。愈解而愈離真。不若朝飢之爲長也。焦氏易林云。何如且飢。晉郭遐周詩。言別在斯須。怒焉如朝飢。漢晉去古未遠。當得其實耳。

瑟彼玉瓊

廣蒼。瑟作琤。詁云。玉華相帶如琴弦。

南山有枸

注。枳枸也。陸璣疏云。枸樹高大似白楊。生子著枝端。大數寸。甘美如飴。八月熟。謂之木蜜。詩話云。狀似枳椇。土人謂枳椇木。通作椇。本草。枳椇。廣韻。枳椇實如珊瑚。是白石木之子。說文作極字。從禾。椇極也。徐鍇云。椇極。屈曲不伸之意。椇極之果。其狀詰屈。亦取此爲名。

肅肅其羽

字本作翻。所六切。文字音義云。鳥飛其掌。陷在腹下。

東有啓明西有長庚

詩緝。李氏曰。啓明卽太白。長庚不知何星。毛氏云。一星。後世因之。遂以長庚爲太白。故李白母夢長庚。名白。字太白。鄭樵曰。啓明金星。長庚水星。金在日西。故日將出則東見。水在日東。故日將沒則西見。實二星也。

今注一星。一與一字畫多少之間誤耳。無注二星也。

載馳載驅周爰咨度

墨子曰。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也。皆馳驅以告天子。

裳裳者華其葉湑兮

裳裳者華。其葉湑兮。氣相屬潤相滋也。常棣之華。鄂不韡韡。體相親意相承也。

食我桑葚懷我好音

尹和靖曰周原膺膺。葚茶如飴。美土可以變惡味。食其桑葚。懷我好音。美味可以變惡聲。

維師尙父

魯詩說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。

小東大東杼柚其空

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。去豐而遷洛。周始東也。故曰大東。自敬王遭兄弟之爭。子朝居王城。曰西王。敬王居狄泉。曰東王。周又東也。故曰小東。周有二東之變。王迹熄矣。王室亂矣。大國攻戰會盟。小國貢賦奔走。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。曰然則詩何可以先小也。曰自今而追昨。故先小而後大也。曰詩篇名何以又曰大東也。曰紀亂之原也。凡詩篇名。多擇章首二字。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。不曰有餘。而曰大東。吾不知作者名之與。刪定者名之與。有旨哉。

天生烝民有物有則

古注物象也。則法也。性有象。情有物。五性本于五行。故仁義禮智信。象金木水火土也。六情本于六氣。故喜怒哀樂愛惡。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。孝經援神契曰。性生于陽。以理執。情生于欲。以繫念。

維昔之富不如時。維今之疚不如茲。彼疏斯稗。胡不自替。職兄斯引。

首二倒字句也。昔時之富。善人是富。今茲之疚。君子在疚也。茲。年也。古人謂茲爲年。取草木繁茂之義。

也。呂氏春秋。今茲美禾。來茲美麥。文選。爲樂當及時。誰能待來茲。昔時之富。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。今茲之疚。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。君子疚則小人肆。故曰彼疏斯稗。疏。斗粟而米十爲疏。疏謂之糲。斗粟而米九爲稗。稗謂之精。糲加于精。疏斯稗矣。是小人而加于君子。不自審其分也。替並立一下也。彼爲肆行之小人。胡不自替以避君子。而使我心專專然愴悅引長而不能自己也。

不日成之
古注。不設期日也。今注。不終日也。愚按。不設期日。既見文王之仁。亦于事理爲協。若曰不終日。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。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。

閒關車之輦兮

詩傳以爲燕樂新婚之詩。按禮不賀人之序也。又曰。娶婦之家。三日不舉樂。思嗣親也。新婚安得有燕耶。小序曰。幽王無道。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。此義爲長。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。

往近王舅

毛萇曰。近。已也。鄭玄曰。近。辭也。慎接近音記。毛注曰。已。已亦音記也。鄭玄辭者。謂語助辭也。朱子集傳用鄭說。今之解者。或不通此義。黃東發謂之諸舅。猶有南上者。謬之甚矣。又按詩彼其之子。禮記作彼記之子。或又作忌。又作已。又作悉。如叔善射忌之例。然則近也忌也其也已也悉也。皆語助辭也。朱公遷又按說文。近從彳。丁音基。楷書作近。與近相似而誤也。其說尤究極根源。然則不識字者。安可

解經哉。

民今之無祿。天天是椽。

張衡應云。利端始萌。害漸亦牙。速速方穀。天天亦加。欲豐其屋。乃節其家。據此。則以天天爲天天也。衡去古未遠。疑得其真。且慨怆速速。天天連文爲是。不應速速下又特出天天也。天天之義自然。天天之說強勉。王介甫詩。栩栩幽人夢。天天老者居。亦祖張說。

有豕白蹄。烝逐波矣。

韓詩注。犬喜雪。馬喜風。豕喜雨。

是類是禱。

埤蒼。禱。馬上祭也。

按馬上祭曰禱。其字從馬。猶車下祭曰鞞。其字從車也。

夙夜基命宥密。

毛萇云。宥。寬仁也。密。安靜也。孔穎達云。寬仁所以止苛刻。靜密所以息暴亂。豈不明白正大。而得帝王之體也。今之詩傳。解宥爲宏深。密爲靜密。以字義言之。宥者寬宥也。未聞宥爲宏深也。宏深靜密。既于基命不切。又不知宏深靜密者爲何事。輔廣又改云。不宏則體不靜。不深則用不徹。不靜則不到沖漠。無朕處。不密則不到萬象森羅處。其言愈謬。聖人治天下。大經大法。易曉易見。沖漠無朕。森羅萬象。是